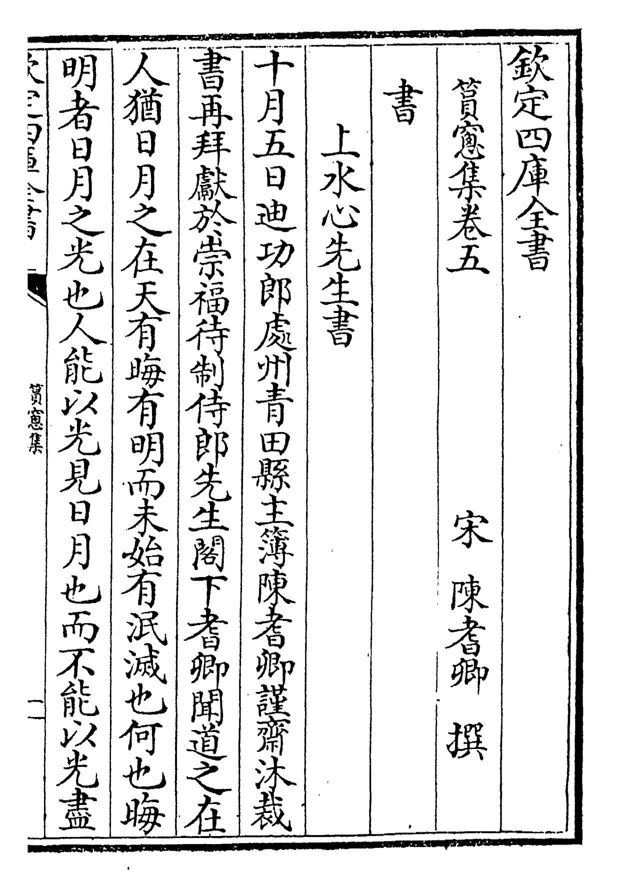


集部



篔窻集卷五

宋 陳耆卿 撰

書

上水心先生書

十月五日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崇福待制侍郎先生閤下耆卿聞道之在人猶日月之在天有晦有明而未始有泯滅也何也晦明者日月之光也人能以光見日月也而不能以光盡

日月也故晦與明百千萬變不能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之有晦明非道也亦道之光也庸人之於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者一息不見日月則瞽其目矣庸人一日不見道則瞽其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仁昉於易之元其所謂誠昉於易之无妄其所謂造端乎夫婦昉於詩之二南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昉於書之堯典其所謂羞桓文而黜管晏昉於春秋之尊王經種子也四書藝之以為穀者也經麯糵

也四書釀之以為酵者也茹穀而思種子之功酌醪而思麯糵之美此所以為善飲食者也今六合之士倀倀然其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為户牖拾先生之咳唾以為八珍大饗也耆卿起山林中不敢自絶於斯道竊闚先生之學千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賴以勿替嘘吸太極轇轕三光駕風鞭霆斡乾轉坤闢所著述有曰習學記言者天下學子爭師誦之期與古聖賢同一不朽而耆卿則未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

焉

答王君夢松書

七月二十四日天台陳耆卿頓首復書祕省王君足下曩辱惠顧猝猝不及款繼奉手墨示以經史訓説二編勤甚厚甚觀足下之用心大槩欲刋落葩蔓而從事於本根之學又懼其力不勝從有志者問津焉而耆卿非其人也讀甫半病暍在告故未得一一攷繹以附見其愚方憮然媿而來書復在門矣何足下訪我之惓惓而

者卿報之獨徐徐邪然此非本心也義理之學至矣或
者求之愈高故去之愈遠要之主宰在心而其用散於
天地人物日用常行之間逐於外而不反諸心者非也
以為心最微妙而一切障塞其外者尤非也止吾所止
物各付物終日酧酢而若未嘗酧酢者焉夫是之謂善
用心大學曰定而後能靜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足
下之學蓋欲進此所謂通天地制事物而不遺之語亦
誠有察於是而曰初見其可守久乃泊無一物則毋乃

察之雖明而疑之復甚歟夫心固無一物也而萬物之所宗焉物有一理理具一心古之人謂之心君謂之心官蓋必有所摠攝於此而非泊然蕩然之謂也人必有是心也豈曰任其自爲出入而無所用吾力哉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即守也若曰無物可守則操存之功何所措持所謂守者非曰守物守此理爾堯舜禹之執中是也來書又曰不用力則紛擾而失其統欲日夜用力則一毫無所

加益味此四語益見足下切問近思之意然亦未察於勿忘勿助長之論而已所謂用力者豈是欲加益乎此理哉欲加益則是欲助長也助長之患勝於忘太用力之獘甚於不用力其要莫若主敬敬立則守固矣披閱旬日姑据所問以對更幸詳之不宣耆卿頓首

上樓内翰書

月日具位耆卿再拜獻書國史侍讀内翰執事某竊以文於天地間為物最鉅放之則横八極斥四海充塞乎

宇宙之外啚之則入秋毫卷一握拚闕乎塵坱之內抗之則翔沆瀣披鴻濛引星辰而上也抑之則洞山嶽達河漢決土壤而下也其清也則澄波月明寒松露滴孤鶴唳空驚鴻叫夕乙乙冥冥韻韶武而雜咸英也其壯也則崩濤裂山獰飈摺石雷車響空鐵騎臨敵震震慄慄絕甬道而赴趙壁也其慘然而思也則荒域悲風空山暮景遠客懷歸孤嫠弔影戚戚悽悽歌楚些而賦湘纍也其薰然而和也則春來東郊氣回寒谷發秀山川

敷榮草木欣欣懌懌登春臺而歌壽域也窅窅乎其深而彰彰乎其明也愔愔乎其古而肅肅乎其澤也倏幽而忽彰驟鉅而遽細恍乎其不可名也遠能見之近晦能揭之著泛乎其不可形也是非文之體歟論文之至六經為至經者道之所寓也故經以載道文以飾經文近則經弗傳經弗傳而道即不存也書之質詩之變易之動禮之宜樂之和春秋之嚴蓋與天地均闔闢與日月爭光明優優乎大哉必如是而後為天下之至文也

已子思氏得之而中庸孟軻氏得之而醇屈原得之而幽莊周得之而博降是則有太史公之潔賈生之明相如之富揚雄之雅班固之典韓愈之閎深柳宗元之健元結之約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門庭軌轍不能一槩其少小讀書猥欲以文詞自命每一篇出同流歎譽之頗亦自以為不可及也年來悔悟懲創又自謂其可厭返求之六經又求之諸子既久爽然自失知向之學乃時文之學而非六經諸子之學也更以六經諸子涵泳演

繹蚤夜不僊既久乃覺其胸中與曩者異把筆行墨稍洋洋然視時文之學或自謂遠過之矣然已以為然而人則不謂然退之云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然則怪之者是歟怪於人者是歟以怪者為是則稱意不足道也以怪於人者為是則愈怪愈可賀也有一時之毀譽有千載之是非君子常懼夫千載之非不懼夫一時之毀使可以耀生前而不可以垂死後君子不由也又況天下之文章苟合乎古必不合乎今合

乎今必不合乎古學者其求合於今乎其求合於古乎某佩執事之盛名四十年矣恨未得一望顏色以快此生去秋忽有以骫骳之文呈於堂下者執事實愛賞之以為近於古人之文夫古人之文人之棄也而執事顧有取焉將使世俗移其所以議某者而議執事某之歸感宜何如哉不遠千里俯伏於門蓋欲畧敘此以祈一言之誨庶或有所持循以幾乎道而執事私淑之名善誘之功亦昭灼於無窮顧不韙歟昔李氏子蟠年十七

好古文退之嘉其志作師說以貽之故退之之名與泰山北斗等高大某也年遠過蟠才不逮蟠而志則蟠之志也執事自許宜不在退之下執事其裁之不宣某再拜

上蔡侍郎書

正月吉日天台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詔使寶學直院侍郎閣下耆卿聞天之生物一也而有孅惡焉有貴賤焉孅而貴者生之甚難而去之則甚易也惡而

賤者生之甚易而去之則甚難也故人之愛惜奇花如護寶玉而常有風雨霜露之憂至於野草之不根則隨剗隨植今日凋瘁而明日復翹秀矣此君子小人之喻而有國者之所兢兢也夫天之生君子也必間氣磅礴而後一見焉其難非止如奇花也而為君子者守道不阿去之又甚易也人之愛護之非止如寶玉也人之忌嫉排擯之又甚於風雨霜露之慘也夫以間氣之珍負守道之節生之既難去之復易以愛者之勤而又不足

以勝忌嫉排擯者之酷君子之自立於世其難矣哉人以為難也而君子處之固易也其心以為天之所以予我者貴矣而其所以自貴者在我抗而上之吾自若也抑而下之吾亦自若也故其窮達禍福不足以為一身之休戚而常足以為一世之輕重聞其進於朝則躍然而喜聞其退於野則慘然而悲聞其有所施設而獲遂也則以為天下賀聞其有所扞格而不得騁也則以為生民之寡祐而治世之難於接踵也夫為君子者豈以

聲音笑貌賈人之悅已而得此哉光芒之注射風聲之披拂鼓一世而樂趍之雖萬里之遐千歲之久而人之所以歆豔慕用之者不膠漆而固也者卿兒童時即知閣下以光明瑰瑋之文雷霆六合其咳唾珠璧朝落京師而暮傳嶺海以視漢賈洛陽未知其孰後孰先也已而閣下位日尊名日高而人之歆豔慕用者望而難即蓋所以屹然砥柱於一世者德業行義動皆範模而者卿向日之所聞者特其文爾夫古之文非綴輯絺繪

之謂也必有根株醖釀豐碩而後葩藻蔚然隨之使徒以糟粕眩世而索之則窮推之則敗此流俗之文而非閣下所貴也閣下正而非固和而不流其未更化也未嘗見其少貶於宵人之黨也其既更化也又未嘗見其苟同於君子之徒也進而從橐退而帥閫又退而祠庭卷舒闔闢如機之旋而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雖使小人之巧於忌嫉排擯者欲摘其白璧之瑕以肆其毒而卒無間可入焉此耆卿之所以願見下風而再拜以頌

也夫其在從橐也人曰不久可以大用而澤四海也其在帥閫也人曰不四海而一道澤未徧也其在祠庭也人曰一道已狹矣而又蟠屈於家吾未知君相意也雖然天而未欲行道則已果欲行道也其召之未晚也今果召矣則又曰天果欲行道矣向之所謂大用而澤四海者今有其日矣某利某害某可某否閣下之方寸當自有權衡焉此耆卿之所以願見下風而再拜以請也耆卿少之時但知有舉子業既不利則棄之而學為古

文鍛鍊鐫磨不底於詰屈聱牙則不止已而自厭則又棄之惟欲浸灌乎仁義之淵畱畱於忠信之田窮經汲古以終天年而世俗之所謂得喪榮辱者曾不芥蔕懷抱矣晚竊末第邂逅入覲始得俯伏道左以吐所懷行或使之此豈可謂其非天哉平生著述頗多筆札未盡具詩文一編姑以藉手閤下儻有意教之當嗣此以進也不宣耆卿再拜

代通王舍人書

月日里人姓某謹再拜致書侍講左史舍人明公某竊惟天下之人情每騖於遠而玩於近非近之可玩也食於魚稻之鄉者賤螺蛤輕魴鯉而至於淮白吳鱠巴蜀之蹲鴟獨垂涎焉其於山水也亦然聞巫山十二峯之奇往往欲乘風騫舉至於家在天台鴈蕩之側雲霧交於耳目乃不能一託足聞洞庭彭蠡之雄險可怪慨然起乘桴之興至於身濵大海蛟龍之波與戶礎相接乃不能摇鼓叩舷以覓一快其於人也亦然見交廣一隅

巴蜀萬里有秀士文人嶄然露頭角往往願見不可得
至於名公偉卿近在邑里桑梓連陰松楸接幹則每每
汩沒自障不得畧窺光采以自濯焉玩近之獘一至是
邪伏惟明公碩大高明鯁亮淵特名揚於帷幄而聲震
於軒墀東西南北之人耳聞公名結裾斂衽效荆州之
識而希季布之諾者滿眼皆是而某以桑梓松楸之舊
獨不得一見天下可恥之事孰有甚於此者昔者竊聞
之至賤託於至貴王承福之圬託於韓退之而顯郭槖

馳之種樹託於柳子厚而顯巧也種樹也藝之無足道者也而猶若是況大者乎某少而讀書長而砥行織文擷往哲之餘芳漱前聞之末潤有年數矣雖不敢妄自菲薄貽斯文羞然度未遇名公偉卿為之印可是猶衣不溫而食不飽也輒以近作二十篇藉手自白執事試取讀之示可否焉不宣

代上樓參政書

月日具位姚某再拜獻書宮賓大參相公閣下某聞天

地之間氣蟠結為山嶽流暢為江海而其扶輿磅礴之極則鍾為名世之君子然山嶽河海可以常有而名世之君子常落落然故人之視山嶽河海者雖高且廣不甚以為異至於一君子作於世則雖里巷之兒童謳壘之卒伍亦皆咨嗟歎息喜愕慶幸以一望顏色為終身榮賢於此者可知也蘇子由生於西蜀懷奇挾邁使其高卧岷山之雲而噓吸峩眉之風月豈不足以忘死而乃赬肩蠒足萬里而來京師其所自述則曰於山見終

南嵩華於水見黄河於人見歐陽公而已士之樂得夫君子也如此哉其後歐陽公一置齒牙而子由之名遂聞天下人見其如此而不知有以為之先也蓋自老泉先生以六經論謁公公即掀髯愛賞以為荀卿子之文且以其書薦之朝幾以為古人復出當是時老蘇既顯矣一子繼之遂皆蒙國士之遇非此父固不生此子非此子固不肖此父而非歐陽公之特達則委棄泥淖人亦莫知其為蘇氏父子也若某者誠不敢望子由而閤

下非歐陽公之徒歟閣下之道德天下共知之其文章天下亦共知之其爲歐陽公蓋庶幾焉而某也獨無以自達於庭豈惟閣下棄之將舉世棄之矣雖然有一於此昔者先人官於鄞川鄞川閣下之鄉里也三年之間餐和茹教投分最昵其後得侍同朝所以眄遇者益深視歐陽公之知老蘇無以異也以老蘇視先人則所以知某者當睎子由然昔之子由能遇歐陽公於老蘇之生前而某之今日未能遇閣下於先人之死後此其故

何也意者某之自畫而不進也夫子由之入京有萬里之遥苕霅之距行都一葦可至而某也不之至其自畫昭昭矣然尚有可諉者葢聞古之君子修其身而後可以求聞於人閤下方以道德文章為時匠石而某抱其無用之識以求進於閤下無益祇取辱耳自時厥後矻偲偲非聖人之書不讀冷官三載日與學者磨礱乎理道鞭策於教化浚之日深築之日高庶不等塗之人雖倥侗如昔疎魯如昔亦不可謂懵無所見者葢前日

之不進正所以為今日可進之階也失此不前真自畫矣昔某之高大父蓋與老蘇同為歐陽公所知嘉祐定禮實付之二人之手往者閣下之在中都嘗親跋其堂牒矣百世寶之固將與尺璧同價也然蘇得子名益彰姚之後未有甚顯者故歐陽公之所以施於蘇者類厚而所以施於姚者幾於不繼繼之者在閣下閣下其進教之則區區之愚可以悉吐於階戺而不自暴於草莽鴻毛之名一日達乎四境人將以為蘇之父子發草而

不長姚之祖孫發遲而實大蓋蘇之所遇一歐陽公而止姚氏得兩歐陽公焉若之何弗榮此亦閣下所以親跋堂牒之意望終惠之不宣某再拜

代吳守上水心先生求先銘書

四月日具位吳某齋沐裁書再拜獻於觀使待制侍郎閣下某竊惟天地之大以其能榮枯萬物而生生無盡也然枯其榮者易榮其枯者難繁霜之晨積雪之夕凡物莫不隕柯秃葉摧香奪艷凛凛然不能自必其命及

夫春陽一煦鼓之舞之則煥然日新劃然霞湧凡枯者未有不榮者也故能榮物於既枯者天地之神機也人者物之靈也物枯能榮而人死則終於死也人固不及物邪雖然人固有可以不死之道也今夫爵命之穹窿足以尊其生而不足以尊其死車服之烜麗足以華其生而不足以華其死凡百可喜可玩之具足以樂其生而皆不足以樂其死也惟有功伐德美得附麗於良史之筆則不爵命而尊不車服而華不可喜可玩而足樂

死猶生也夫物之枯而復榮者特可榮之於一時而人之死而猶生者可生之於百世物固不及人矣雖然史法至近世畧矣非大官大職及天子之所旌別而顯異者不得預雖有功伐德美往往蟬蛻於摧簷敗壁之下蟻腐於荒林幽墟之側其遺落可勝道哉故天下之人進而不得附於聖世之史則退而求託於宗工鉅伯之文蓋附於史則為傳而託於文則為銘使人雖死而猶生是或一道也仰惟閣下以五百年間生之材而抱千

古不傳之學發為文章真如春陽之氣斡乾轉坤而包宇越宙無往不在而無物不該故今天下人子之欲顯其親者不以得三公九卿為榮而以不得閣下之一言為恥中州近壤遐陬僻嶠咸曰水心先生銘我則死猶生也雖使韓柳歐蘇疊足於世其述作能如閣下之盛哉夫人而求之不能人人而予之也予之者近或二三年遠或十年其難如此而求之者日益衆或寢苫方新或登門未久而銜哀請命者踵相躡也某之先君子實

歿於紹興之甲寅二十七年矣某之侍閤下實權輿於淳熙之戊戌四十四年矣視前所謂方新而未久者可謂過之而猶躊躇以至今日非忘之而不求蓋欲求之而不敢也其意曰彼求者之多也予之不暇徧也以某之不肖而又譊譊於其間其進之退之恐未可必也歲在壬戌侍坐隅於京口酒畔跪陳蓋嘗微發其端而未能畢吐其悽負此耿耿又二十年今投跡山城距鄭鄉一葦此天與之便而先君子得發揚之秋也故每一東

望未嘗不慨然以思而慘然以悲欲躬走數仞之牆且泣且請縻係尺組心馳而足不赴用敢瀝其區區之款以徐公子才所述行事瓣香而投誠焉重念某先君子少而孤羈晚而坎壈其志非不慕古人其才非不若今人而天嗇其逢如水渟澤故不得以豐功偉績鏗戛震燿而其粗可表見者僅如疎星掛曉微茫一二而已死而得傳則視世之豐功偉績固無以異也不傳則零落翳墜抑可痛已日月雙馳霜露幾感頭白如許衷丹未

抽其何以立士民之上而教世之為人子者哉難逢者人易失者時閤下許之則某親之死猶生矣拒之則某親之死真死矣雖然以某二十七年之摧割與四十四年之邂逅抱夙心而遐慕揮老淚而近愬閤下其能忘情乎出春陽之膚寸頃刻噓舞之此天地榮其枯之術也某俟命不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簀禬集卷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王數

謄録監生臣鄭啟緒

貧窓集卷六

宋 陳耆卿 撰

啓

賀石察院啓

親奉詔除進膺言責宫庠典教已覩時雨之零憲府宣威又見清霜之肅得與烜赫賀厦紛綸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可用不用者既以無其時為恨欲言不言者又以非其職為辭讜論所以無聞治功終於不立誰為

砥柱障此頹波恭惟察院槼度清嚴氣質凝粹扶持正
論非堯舜之道不陳攘斥異端豈管晏之功可許允為
師友漸摩之懿實出父兄傳授之真醞釀豐餘發舒演
迤屬聖主厲精之旦正哲人明目之秋爰被褒遷雅當
排擊惟今日之宿弊比往年而未除公私俱貧上下胥
慢控邊之地未識耕桑字民之官居多漁獵凡此海内
之㾑務決於臺中之一言豈徒抨彈糾決以掃去客邪
亦欲優養調胹以復還元氣佇觀遠業不媿前修某猥

以孤生近瞻大雅誨掖有加於顏面感戢莫既於形容闊遠仍墻稽違尺牘屬除音之到耳覺喜氣之填膺不事諛言見此日敬公之至併陳愚慮恃平時知己之深

代通宣城葉主簿啟

幸均簿領貧家終藉於富鄰豈之交游他人不如我同姓宿春已戒晨謁有期恭惟主簿朝議天分自高學力尤壯滌襟懷於雪盌可見清涼誦騷雅於風簷足占芳潔盍備漢廷之蒐選乃尋潘縣之勾稽少抑何嫌高飛

可待某族寒南阮心尚諸任謾踴躍以效顰真歔欷而可笑北胡南越莫拘二邑之疆圍伯塤仲篪擬比一家之音韻

賀倪兵書啟

渙號宸廷升華武部十年去國聲名標四水之清一日還朝步武接九霄之峻吾道未嘗終否公論其可厚誣一讀除書四馳慶牘恭惟侍讀判部尚書氣吞河漢望壓岱嵩早歲兩科健筆聳聞於天下晚年孤節英猷逺

震於人間道大者合難才高者忌衆不肯附炙手之熱
其能為繞指之柔𥳑弄烟霞摩娑泉石俗子固尤其睨
物賢者則識其憂時間以明目張膽之忠見於流涕痛
哭之疏此時此意孔武孔嘉屬琴瑟之更新首弓車而
圖舊惟昔之磨光鏟采既非往而不返之流則今之舒
翹揚英當為來者無窮之畫時雖偃武事豈具文筆端
巧敵於金湯胸次綽踰於兵甲識鄭公之履姑暫依於
論思補山甫之衣行大占於經濟某自憐膚短雅企清

崇雖神馳於書筴琴瑟之前而分隅於洒掃應對之末何其幸會見此休明因知嶽瀆之炳靈當使乾坤之吐氣字鵷霑濕已傳聖主之恩濃語燕徘徊不嘆癯儒之命薄

賀董司諫啟

渙寵龍墀升華騎省雖規諫諷諭之職視昔不殊而獻納論思之聯於今為近氣伸骨鯁喜動髦英竊以繩愆糾謬之官古人所重補闕拾遺之任近世益尊自垂拱

之標名至雍熙而易號員析左右權分重輕匪資直諒之才曷稱便蕃之選得人若此吾國庶幾恭惟侍講司諫氣毓青霄業傳繁露遵堯舜文王之正道以覺斯民為稷契皐陶之良臣力行所學一言寤意三接疏恩森嚴白簡之陳風銷羣枉剴切青蒲之奏日照孤忠聲名占諸老之先瞻簡號一人之最肆膺晉擢允穆師虞言行而道亦行固可卜諫官之操已正而物自正又欲觀大臣之風倚疇庸於七人亟躋榮於四輔拜麻有信汗

竹以書某辱門下知讀邸中報喜不勝情而折屐屢矣賀必欲面而朋簪闕如顧區區無盡之懷寓云云不腆之贄摩挲松菊雖細吟元亮之詞模寫臺萊尚擬詠周人之雅

代賀趙户侍啟

一札宸廷貳卿計省往時疊組名尚混於執珪此日出綸位正聯於鳴玉俾膺渙渥咸賀泰亨竊以弼五服以至五千職嚴民部亞六官而屬六十權重邦經矧貨泉

壅塞之秋正君相焦勞之日王行清談無以活國弘羊心計幾於病民有闔有開惟才惟德肆疇咨於朝路果無易於我公恭惟判部侍郎百世宗標兩朝人傑撥繁剸劇解數千牛而必有餘騰茂蜚英搏九萬里而風在下旋由星使入踐月卿有嘉幹理之勲併假論思之寄俾之共二雖堪儀羽於百官視此無雙非可淹翔於九列爰頒異渥特畀真除鄭武公為周司徒前彛具在李適之號唐賢相雋事可期佇攄久大之模永翊升平之

之遇某比聆鳳詔嘗班魚書正共喜於得輿乃重欣於賀厦荷方佩紫已覯君臣同德之歡要倚腐紅寧復上下交征之患永言舞手莫竟濡毫

賀浙東倉程郎中啟

顯被絲言榮將繡楫遡江而左刺史之雨方霑環浙以東使者之星丕耀易遠而近有畀與尊此聖君簡記之隆亦賢者亨嘉之漸恭惟提舉寺丞郎中英猷照世碩略傳家游刃而了八荒擅庖丁解牛之妙揮鞭而驚萬

象過王良御馬之工醞釀豐餘薰蒸傑特乃若辭華之彪炳發於翰墨之淋漓結綴方新褰裳更早旋以青縑之直俛為皂蓋之游春滿九華風傳乙陛偉矣報齊之政喧然借寇之謡其如攀轅卧轍之思未若攬轡登車之寵肆攽紫渥亟畀皇華惟俗儒以趣辦為工而明主以拊摩為悦雖擿山煮海之富國用所資然焚林竭澤之窮民生安賴光華六轡聳動七州必有通融補助之方以演輔賛彌縫之手非賢不乂惟乃之休某犬馬饑

軀江湖倒影始是春間之桃李今為霜後之蒹葭幸甚
一壓護依大厦託原隰舒長之蔭誰其私布於腹心述
閭閻纖悉之情或者仰裨於毫髮

賀嘉興守喬編修啟

疇庸嚴陛徙鎮輔藩何武去見思遺愛滿淮堧之左叔
度來何暮先聲喧浙水之西越在受壓倍欣賀厦恭惟
判府編修校書氣奪東陽之秀學傳左淛之雄富撑腸
拄腹之書笑空衿佩獻流涕痛哭之策驚寤晃旒共推

江夏之無雙辱在杜牧之第五深沉册府燃藜髙蹈於
前聞密勿宥廷執簡共推於妙手久結知於諸老肆惓
懐於一人收斂經綸逡廵拊字偉鴻鴈安集之政空邊
方窺伺之謀白日桑麻黄雲黍稌念民俗欲均於遠邇
而帝意亦酌其重輕易地懋功自天疏渥惟嘉禾之勝
圍號檇李之名區地接股肱旁通一水勢同唇齒密邇九
重開藩俶際於循良匝境陡新於燕宴儒效已試民庸
益章想不俟於突黔已立敘於詔紫其同朝臭味並含

交游去國翩然極仰抽身之早攜家屬耳自慙問影之遲敢云甕牖之淒凉辱隷鈴齋之赫奕光我桑梓施於松楸雖燕鴻縱跡尚有差池而虎鼠機緣本無限斷我泉方渴正思涓滴之功君藥已靈願乞刀圭之賜

賀張參政生朝啓

日逢弧矢年迓松椿有是君有是臣豈謂千齡之盛旦俾爾昌俾爾艾式逢八月之清秋樂事駢闐驩聲環匝恭惟觀使大資大參相公儲精嵩嶽毓秀岷川碩畫元

勛久增光於政府沉幾深識獨軫念於邊庭雖一時議論之靡諧奈百世聲名之益壯雲霾既掃日月方明爰誕告於治朝以寵還於書殿早符夢燕入相家龍發舒未究之才猷揚厲無前之勛業某比聞褒渥載莊慶緘犯嚴宜掇於深阜藏疾已欽於雅度報章下逮餽禮有加坐令山房岑寂之區如得洞府珍奇之玩有懷銘刻無語發揚屬逢誕月之臨敬致長年之祝捧觴稱壽雖不能陪賓客之塵詆禺得偃猶足以解塵埃之縛

賀青田丁知縣啟

出綸鳳陛結綬芝田地擁羣山正欠河陽之春色天連一水已聞卓茂之風聲斂衽何多摳衣甚近恭惟知縣朝議博衍無競高明有融吐秀名邦爍文物詩書之會象賢名閥儼衣冠禮樂之儲才高而宅之以和識遠而韜之以晦人方犇走我獨笑談故雖繁劇之屢更未嘗扶搖之一息謨猷星幕藎周家圜府之遺管鑰日畿亦孔子乘田之謂舉頭雲路掉臂雷封豈矯為高世之蹤

殆不勝愛民之意地雖斗大事亦繇梦彼神人之怒方
疹旱魃之威復甚近甫霧霈猶多煎熬想目連桑梓之陰
巳手辦稻粱之種只虞名駟不待飛鳧某顗且無他窮
頗自笑汎濫於百家諸子極悔少年繪畫於三史六經
姑俟來哲豈謂漢庭之科級亦關陶徑之榛蕪責以勾
稽非其講畫聞慈君之戾止覺短簿之欣然豈惟竭筋
力以奉教條亦欲披腹心而效忠欵鑒匡衡之壁儻容
分一線之光登單父之堂或可飽七絃之韻望塵慫恿

伏紙勤拳

代賀應大諫啓

渙恩宸扆晉長諫曹凜然五院之綱維實黔未久藉甚七人之領袖詒壘又新人驚遷拜之頻天假治平之近竊以箝口結舌之態小人以為智而弗以為欺犯顏逆耳之風君子謂之忠而不謂之激故魏徵以諄勤植譽而陽城以濡滯見譏矧桑林躬禱之年又衢室大詢之日苟提衡挈領之地不畀髦英則隨波逐流之餘疇聞

鯁亮舉世共仰惟公克當恭惟侍講大諫道備董醇望
隆汲直温然接物如春風和氣之可親勇以行仁類烈
日嚴霜之難犯惟任重道遠之事與謨明弼諧之功往
年素習於講明今日飽覘於施設自聞鴻漸屢見鳳鳴
便蕃接晝之榮揮霍横秋之氣故公論以為司命而善
類於焉主盟肆疇白簡之庸首進青蒲之直事權逾赫
威望增崇惟一人之簡注既隆故多士之傾瞻尤切堂
堂補衮匪徒本數末度之間諤諤諤引裾夫豈巽入柔行

之謂某比馳慶牘又覿除書咸云近水之鄉即是先春之處胡能分竹但知地靈人傑之雄更擬面槐及見天芘神休之盛

賀鄭大諫啓

疇庸横榻正位上坡白簡含霜稔著埋輪之望青蒲映日峻躋入閤之班播頌揚庭歌謡盈路竊以國家之事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紀綱之司乃君子所恃小人所畏世道雲翳人情日偷靡聞諤諤之昌競取容容之福

以依阿洪忍爲圓熟以慷慨激發爲迂狂不知名稱之
謂何乃恐波流而至是誰一舉手惟三折肱恭惟侍讀
大諫學洞索丘量涵海嶽移治外之功以治内粲然經
國之猷推正心之學以正君卓爾尊朝之望横飛直上
特立獨行崢嶸五院之聲名密勿九重之意睠惟激濁
揚清之際與獻可替否之間有重有輕孰先孰後爰輟
才於排擊俾壹意於論思深惟古人蹇諒之風不若後
世煩苛之甚韓愈之譏陽子首陳時政之瘠肥盧仝之

歌鄭公獨問民生之蘇息蓋事以大原為急而言以切中為竒詎尚丈離以滋惶惑雖大雅自有成畫在宵人姑以效愚某觀古多賢疑今罕遇何意讀開元之報恍如歌慶歷之詩喜在胸中溢於言外見明目達聰之日已知天地之重開想犯顔逆耳之風彌覺雲雷之加壯

嗣聞寢制別貢慶牋

代賀台守俞寺丞啟

勇釋朝纓甘紆郡綬君子之教五蕉聞濟濟多士之依

諸侯之寶三行快熙熙庶民之覩獨慙下乘猥占先驅
雖同千里之歡彌積一身之媿恭惟交代判府寺丞日
邊佳氣雲表修名筆下宮商富錦瑟五十絃之奏胸中
斧藻森牙籤三萬軸之儲甫筞足以居中忽掉頭而請
外蓋古人進退之審豈謂身謀而賢者去就之明誠關
國俗優詒四達驩謠一新懸知仁聞之大行且使德音
之普暢笙歌隴畒鼓舞江山要看六合之經綸視此一
州之撫字某老技已罄歸心欲飛惟餘秕政之存以俟

崇陰之覆觀在昔交承之𢌿至於遺厥子孫逮末世澆薄以還不啻視如塗路孰恢此誼允藉我公續前名後杜之歌寧免秕糠之誚誦左禹右皋之事尚圖藥石之求

通兩浙漕章郎中啟

瞻兩道光華之盛爭欲駿奔顧一階塵土之微等容蟻附最辛枯零之下走偶逢傑特之良工未慣馳驅已酣鼓舞恭惟都運寶謨郎中浩氣充塞神機䀌回寶鑑懸

空妍醜何逃於絲髮黃鐘在簴疾徐丕應於宮商自甲辰題塔之初迄嘉定改紘之後歸然伯仲籍甚聲名合接武而登廟堂乃掉頭而去江海辰猶入告天意為開方虛獻納之班又屈諮諏之寄永惟京畿之飛輓獨高海宇之轉輸足食然後足兵信當世昏菑之論富民乃能富國蓋古人心腹之謀因知前舳而後艫不礙左餐而右粥惟威名震遠則豺狼之羣立空惟精誠照微則雀鼠之訟幾息疇今十使能此幾人便當沛傅巖之雨

以沐浴江山詎止張益部之星而熒煌原隰伏念某古心凋朽世法迂疎入眼光陰半是艱虞之日月隨身簡軸粗知土苴之乾坤使筍蕨以長肥甘松篁之偕老未能免俗浪曰為貧深知塵埃簿楚之勞亦助禮樂詩書之化斯道何道本元晝出於𨫞身能心其心功利亦足以及物獨念道塗之躑躅預憂末路之竛竮幸有澄清為之覆冒得蕭何而任轉漕豈止為子房韓信之傳遇劉晏之領度支或可備裴胄李衡之數僭狂發論跼蹐

矢懐

通處州林判官啟

尋枳棘之棲自嘆書生之分薄勝芙蓉之幕極知賔采之望尊挈此塵埃麗之風日已溢我心之喜未為斯道之窮恭惟僉判中大南國名賢東嘉甲族植操孤整澹無辱以無榮受才閎通歘有張而有弛一官游戲萬口歡欣勾稽嘗見於腐紅步武今淹於泛緑郭子儀之羅絡雖六十人烏大夫之招延止一二輩已振飄飄之氣

居多贊贊之思枉笏棲遲想笑昔人之誕放著鞭騰踔宜乘今日之清明某蘊不偶時窮惟好古效子虛上林之賦少巳自喔歌生民清廟之詩老其誰懟到頭一第滿目百罹豈諳下走之簿書幸託元寮之芘覆勿云異縣難塵君子之齒牙或遇同堂願假小人之羽翼寸丹欲露尺素難周

代回南劒劉守謝特薦啟

八郡星羅獨仰分魚之最一章露奏敢論薦鶚之功咨

諏蓋出於公言披拂過形於私謝珠蹕奪目圭復汗顔
忝惟判府寺簿挺特吏師瓌閎人傑長才剸劇發硎肯
綮之間精識造微作炳眇緜之際勇辭朝紱自詭郡符
以拊循民瘼為本心視通衍貨源為餘事水騰雙劒已
喧借冦之謡雲望九閽共徯徵黄之渥某職叨使遠心
切貪賢循良幸際於一夔曠戾足寛於四牡枝言贅矣
襟誼凛然指有若以為師竊駭成蠅之誤俟漢家之選
俊行修賀燕之忝

代賀婺守林侍郎啟

誕膺播告洊屆蕃宣輟申伯於南邦方抱去思之恨借袁宏於東郡更騰來暮之謡吾道固無戚欣上意則有輕重一轂綸綍交慶簪紳恭惟判府待制侍郎識羅八荒智括萬寓撥繁劇剸飛雷霆於掌中摘遠鈎深宿乾坤於胸次入儀左户出餉長淮荀氏居軻雄之間論明富國劉晏為管蕭之亞功在斡旋盡趣名於論思乃分勞於屏翰賸言二浙近説雙溪差峩絶令之巖寒洌休

文之井久焉湮鬱今也發揮惟聖明曲軫於閭閻雖僻
遠亦關於堂陛剝膚椎髓下已極於啼號出羽鑽皮上
正勞於欽恤還之醇郁屬我老成佇看慈祥樂易之規
以試光明久大之業民今幸會國亦庶幾某局促儒酸
紛拏吏墟頃浪陪於朝躋旋竊詭於民庸惟昔釆芹似
信耳聞之易於今剖竹不知躬蹈之難周章自憐躑躅
誰愬幸早覲於玉峙今容邇於寶鄰敬布腹心擬同唇
齒仁聲載鼓未應殊楚越之觀舊盟未寒尚許法龔黃

之政

代回臨海元縣丞啟

坐堂而見諸生甚慚非據佐邑而有賢者喜獲相親雖政事文學之殊科想臭味襟期之卒合未酬覿面已若論心伏惟知丞朝奉識度粹夷才猷敏卲往年發聞已恪勵於操修此日效官咸飽觀於施設暫隨芝檢來贊花封惟繁劇可以見人惟勤勞可以及物勿謂簿書期會之冗有妨聲名事業之崇但蓄此心何憂不濟某自

憐白髮强領青衿蹉跎畫餅之才積習素餐之媿近聞
至止不覺欣然方擬貢於慶緘乃首貽於問牘褒情何
腆絶知君子之謙報語匪工益重小人之過

代回仙居楊縣丞啟

早同州里僅聞關西夫子之名晚並官僚始讀藍田縣
丞之記拂塵埃於坐席洗忡惙於襟懷伏惟知丞朝議
絜矱德仁箕裘忠孝功名外鑠俗眼自有疾徐道義中
函吾心初無愠喜何其處也止或尼之自一拾於藍袍

凡兩參於油幕屬吏化琵俛佐鳴琴非惟見難進易退之風抑亦是小屈大伸之理某浪言采藻未遂及辰見鄉人如空谷之足音瞻從者若旱苗之甘雨緘題首及已得君於眉目之間臭味儻投辛索我於形骸之外

回青田陳監稅啟

追遥千里邈焉同姓之追隨左右一官辛矣鄰封之遇合飛文到手布武歡顔喜秣馬之有期媿傳魚之已晚伏惟監務舍人性姿閑敏術業疏通潤物潤身盡卑厲

摶鵬之氣聞詩聞禮乃暫從冠鷗之遊屈此津衢留之筦庫永言山水之縣亦號舟車之衝急之則似析秋毫緩之則匪徒天雨孰明此誼今得其人毋嫌一鬨之喧畢實釀九遷之赫奕某強脫書窠浪登宦塗顧已責之未逃豈他曹之敢問期君奏最俾我蒙成勿學研桑顓守富強之策當師孔孟溥行仁義之言

代通發守孟侍郎啟

學拊字於偏州偶玷台星之耀接蕃宣於巨鎮幸分婺

宿之輝雖地望迥隔於崇卑然臭味寧分於彼此息肩
知幸拜手投誠恭惟判府侍制侍郎莊肅而閎深疏通
而簡諒博學多識富宇宙之瓌奇廣納深藏浩江河之
膏潤偉矣尊朝之望卓然經國之姿有弛有張不吐不
茹踐郎闈而躡卿寺早到雲間持使節而綰守符幾半
天下旋馳驟乎六卿之貳盍翱翔乎四輔之聯勇謝褒
遷甘從拊字公固不以自挫人或疑其太淹誰知致君
澤民之方本無居中在外之別古人跡絕俗吏肩摩獨

以平易寬博之心而行慘怛愛利之政龔黄已試誠聞疲俗之來蘇嚴樂未歸恐緩嘉猷之入告佇敭六卿三事之拜以慰四海九州之瞻某蹇武自憐壯心空在周行濫次徒色玩愒之羞近甸承流偶遂迭更之請在泮恍思於陳迹于藩何有於新功幸邇高明足寬罷懦雛鶯出谷定知律吕之未調良驥過都所喜鞭弭之在望

通青田李知縣啟

銀袍謾脫誰憐短簿之塵埃墨綬焉依幸有長官之風

鑒仰高久矣事大欣然未為人事之好乖或者天憐其寡合恭惟判縣朝議故家文物名閥典型一洗而凡馬空才豪無敵四顧而全牛解政妙有神間以翰墨之淋漓寫其胸襟之樂易擬古詩伯為今吏師桃李之種何如蓬萊之頂可躡一發巳中再鼓愈彊故以王葉縣飛鳧之蹤來尋丁令威化鶴之處為子民而髮白公豈汗顏論許國之心丹人方歛衽某孝未盡性事惟信心驅馳場屋之中幾成退鷁摇落江湖之上每夢盟鷗吾道

未灰斯文如日或者窺斑於先哲庶幾藉手於將來悽其抗走之曹誰是扶攜之地大廈在上高風可憑庶容婉委以匿瑕抑可優游而全璧仰瞻戺戍幸公旬月之留只恐芝之函奪我三年之芘

代回長亭徐監場啟

遊前輩之門熟閱家學客諸侯之國復玷官聯弃潤往年遭逢此日首辱朶雲之翰如聞空谷之音伏惟判院朝議儒家者流名父之子教傳詩禮蚤騰踔於諸公書

擅賢能偶蹉跎於一第晚超京秩暫典醝征洪鍾雖咽於微撞良玉亦占於始斵勉行其志勿鄙厥官倚觀經畫之才用作調和之信某暮年薄宦多病浸衰藥裹纒綿祇速馮唐之白書囊岑寂何心揚子之玄無補友朋私懃禄食幸故人之將至覺老眼之忽開淨掃吾門不是塵埃之客亟驅君馬來辱文字之盟

貧窓集卷七

宋　陳耆卿　撰

策問

問公議國之元氣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人共之謂可言者止於公卿大夫私也止于士亦私也故古之世不獨士傳言也而工瞽有諫焉庶人有謗焉商旅有議焉此世之盛也而孔子乃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古之議非歟夫議有兩端顯白是非冀以轉閫而藥時病

者議也潛摘可否藉以排擊而快已私者亦議也中古以降庶人蓋不議矣不議者非不能議不敢議也豈惟庶人不敢士亦莫之敢矣雖然庶人不敢議猶可言也士不敢議不可言也士者公卿大夫之階也士不敢議則等而上之豈獨士哉漢集議古意也然亦下至博士議郎而止未嘗及士至於鹽鐵一事發言盈庭而卒定於賢良文學之口此非可為漢家賀者歟夫為士者不自鄙其卑而能盡言以屈公卿為公卿者不自抗其尊

而能虛懐以屈于士是誠可賀也論者則曰朝廷之事
決於公卿則順決於士則逆是則何異坎蛙之見而亦
豈識古聖賢公天下之慮哉國家養士以太學非徒養
其文也亦所以養其氣而為公卿大夫之階也其氣直
則其言隨之政和宣和之交慶元開禧之際其言不輟
其氣不沮雖少晦於雲霾之侵蝕而卒大明於日月之
呈露憂治世而危明主其古意邪其亦有所激而然邪
夫公議在學校或以為不若在朝廷也然非朝廷之有

公議豈能求學校之公議乎然則學校之公議即朝廷之公議也求言如求醫進言如進藥特未知今日之事病果安在而藥當何施學校之言與朝廷之所施行者同邪異邪抑跡若相反而實所以相成邪昔鄭人議於鄉校或欲毁之而子產不可且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一國猶爾而況於四海之大乎充子產之說則說者盖衆所以為吾師者盖廣患不言爾不患其多言也諸君其並考古今以對亦欲

因諸君之言以占諸君之氣

問士莫難於義理之學也義理之學莫微於心與性心與性人之所有也而以爲微何也魯論一編萬理森列而心性之說略焉自言從心而不言心之爲何物子貢又謂其言性不可得聞其果然乎否也夫以其稟是理謂之性以其攝是性謂之心心與性非二物也而又非有二道曰正心治心曰率性盡性此皆判而言之也合而言之莫詳於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存其

心養其性夫先盡而後存邪存而後能盡邪先知而後養邪養而後能知邪言心而至於言志言氣言性而至於言情言才竊謂其眧揭端倪抉露關鍵裨性聖而開來學天下萬世莫强焉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則是志與氣析為二矣而又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果二邪曰氣配義與道則是氣與義合為一矣而又曰是集義所生果一邪既曰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則是情亦善矣性與情果皆善則何為而有性情之

別邪易言利貞性情詩言吟詠情性古人固亦合而言之矣析而言之果昉於何時邪既曰情可為善而又以不善為非才之罪則是才亦善矣情與才果皆善則又何為而有情才之別邪程子言才禀於氣氣有清濁夫氣有清濁則才有善不善矣而孟子顧以不善為非才之罪者何也豈程子之所謂才與孟子之所謂才名似而實不同歟夫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悠悠千載先覺者幾人哉志氣情才之說不明則於心性之學亦必有差

之絲忽而失之丘山者顧相與訶之

閎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自昔聖賢轉相授受以標的

萬世非不能運奇於常智之外而終不敢也葢以釐黍

之過即尋丈之誤異端曲學初亦學聖人而其終每每

氷炭者未必皆不及之獘亦多有過之者爾堯舜禹曰

執中所謂精一者執之之方也湯亦執中而不曰精一

湯果何道以執之邪至於箕子則不言中而言極至於

孔子則既言中而又言庸至於子思則既言中庸又言

中和極與中固無異旨言中而又言庸者豈以中之一字為未盡而必繼之以庸邪言中庸而又言中和者豈以庸之一字為未備而必易之以和邪或曰以義理言之則曰中庸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果若是則天下之義理安有出於性情之外者而必易庸為和何也既而言君子時中則非惟不言和且不言庸矣豈中足以該庸庸不足以該中邪時之一字最善名狀天地聖人同此而已知執之說而不知時之義則有非所當執而執

者是故有以用鯀為中有以殛之而為中有以封管蔡為中有以誅之而為中此時也知所謂時則雖有不盡執者而亦無害其為善執矣不然則子莫執中宜足以上繼堯舜禹而孟子非之得非同其執而不同其所以執邪洪惟皇上聰明慈儉淵懿沖默凡所以根諸宫庭枝葉諸海寓者固未嘗有過不及之處屬者建議之臣恭耳聖訓而竊窺聖心深以為有得於精一之傳執兩端而用中之旨至論今日治效之未古則終歸於力行

之論蓋中者理也力行者誠也固嘗反覆子思之書實綱領於誠之一字夫自形則著行而達之明動變化之詳自不息則久充而極之悠久博厚高明之盛皆力行之功用也故論其極可與天地參而何治效之足云哉然則吾皇之心非短於誠也而廷臣猶以為獻其過計邪抑所以運量而恢廣之者宜有良藥邪諸君其併考堯舜禹以來執中之説擇其切者以對且言今日力行其何所從始有司將別白以聞焉

問仁何物也孔子罕言之得不以其遠且大故歟然以其遠且大而罕言之無傷也天下之人則曰彼聖人猶不言仁吾可以不言仁矣舉天下不言仁仁之道不已晦乎嘗論仁之道猶元氣元氣之運生生職職萬物同此鑪錘也信若是則孔子之答仁奚其異其異於諸子猶可言也樊遲一人而三問則三其對仁其若是煩碎乎然此皆告之以仁之方也許以仁則未也問仲弓則曰不知其仁問由求赤則曰不知其仁問子文丈子則

曰未知焉得仁同耶異耶許顔子以三月不違是三月之外猶有違時也是未實以仁許顔子也而至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不以許顔而以許仲何耶謂管仲以功則是以成敗論人而未必孔子之意也孔子未嘗言仁之所以爲仁也至孟子乃詳言之曰仁人心曰尊爵曰安宅所以狀仁者惟恐其不白是則與孔子異趣豈其樂言乎孔子之所不言歟抑孔子之所未言而正望孟子發之歟不特此也孔子罕言仁而孟子兼言義孔

子顧不能言義耶謂仁義一途則孟子又何言仁義耶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學之宗也不言仁義則何以學願聞其說

說

竹居說

瑞安趙正父植竹其居命曰竹居居者君之所寄也竹者君之所以寄所寄也人莫不有所寄至寄於竹則寄之清者也或曰人非竹則不清乎曰不然竹之清外也

人內也以內合外則清無其內而强附其外則濁郊原
堤塹間竹常滿眼豈獨君能植竹哉然而左棘右葦雀
叢烏聚而埃壒常盈盈焉若是者居雖竹人不竹也君
宗室子擢第二十二年畢縮如寒士悲吟喜詠如琅玕
磨戞而琴瑟搏拊也其清似矣而曰吾邑漁鹽之藪人
相鬨成市予故借竹而逃焉噫斯其可逃也邪豈惟不
可逃亦不必逃也以君之胄次已無待乎竹之清而豈
其漁鹽所能濁哉然則以竹自名寄所寄也以內合外

者也余懼覽者不察故為之説俾刻之楹間

蔣上甫字説

吾友蔣君易其名曰溢問溢之義曰其字從水日者謂吾命不足於水故借此以足之也余曰嘻異哉子之名三易矣今可以已夫抑余不知子之有取於水者其止如日者之言歟抑亦取夫水之德以自命歟如前之説吾不聞請為子申後之説夫水起於天一之毫芒而能注大海而不溢其為體則清而靜夫固有時而濁且動

矣清而靜者常在也嘗試反諸一其未破之初無盡水也自夫賊之而不養則漂山決石無所往而不為害夫水非害人者也自害者害之也能順其初則不為害而利焉水由地中行舜由仁義行地不與水期而水與地合舜不與仁義期而仁義與舜合充是術也無所往而不相似也然則水蓋在子之身而不在命也昧於裏而騖於表可哉吾聞古之言水者莫若老子蓋以上善譬之今以上甫配子名賊而不養斯為下矣吾上甫懋戒

哉

題跋

題陳工部謝寺丞送魯君遠遊詩後

魯君秉禮氣豪竅刺骨每每以其高堂菽水厪肉食者之憂觀陳謝二公相與推挍振業之意爛盈篇什末後一轉語咸知其有母在也今母死無以葬又將浮淮泛浙措好義者以為歸夫以親累人孝子也以人之親為己累賢大夫也彼回環征塗叩人户不厭止於身之困

妻子之迫人猶哀之如君者其有極邪然則哀其親於生孰與哀其親於死持是以告今之君子謂使二公專美吾不信也陳眘卿題

又題思濟兄詩軸

從事叔祖以文章道德伏一鄉咳唾落紙人寶之踰連城璧自恨生晚不克請三昧猶記童時吾父挾以見摩頭謂曰㝡㝡吾族汝勉哉眘卿書紳不敢忘叔祖歿父且即世小子益無以嗣誦遺言面熱環顧城南族譜誰

共奮哉叔祖一子死布衣有孫三人長字思濟余兄也每來自金雞必相訪相勞苦余感且嘆而未及一見其文余心憮焉暇日至止言曰吾欲觀弟近作何如吾亦有一編今藉手出諸袖中光采陸離奪目再拜效白圭之復見其紙有盡而波瀾無窮然且穿穴理道意態横發宛然叔祖不死也人情狎晦而驚昭見兄狀貌不踰中人而語言若不出諸口則遂以為庸人者有之矣孰識其胷中之浩浩者然也夫不弛不張不抑不揚世而

無君子也則已世而有君子也吾兄其庶幾乎者卿賀

叔祖之有孫而自賀其有兄於是乎書

又題葉子春詩

昔人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語未易道也子春文不注思但自襟府流出其飄拔處如空中火雲如平坡上孤峯屹立使句句皆然人驚且走矣昔人又曰新詩如彈丸夫彈丸者非以其圓且熟邪文有根有條有葩有實釀而後發潴而後決久之則縱筆所鄉圓且熟莫加

焉蓋不求驚人而人自驚此古人之要訣也前年冬子春請余題其畫不果今題其詩

代跋錢君韻補

龜圖鳥跡漆書石鼓其狀幽眇譎奇人所罕見亦人所難通也乃若目於斯耳於斯習其畫而迷其讀非陋歟韓退之云凡為文辭當多識古字夫多識古字未足為文也然不識則無以為文今六經之字豈必盡古學者例以監韻為師監韻所不載不之味也溪南錢君味乎

世之所不味旁羅周抉根括蔓引足以鳩棼級闕與前人分功甚矣其志完而力富也其老猶爾而況其壯之日哉余與君別三年吏氛壓首覽卷心目為開顏恨路遠不能效漢人載酒之問而徜徉其間也

又題雪巢贈林逢吉詩

雪巢詩芬鄉一世其故舊老蒼如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楊待制廷秀洎一時名勝皆拱手側足立門庭可謂高矣晚友逢吉顧莫逆驩甚前修肝膽相投氷泮水落

豈論夫輩行之先後年齡之稚壯哉余曩覯逢吉詩如柳逗午風花肥春雨使人依依不舍今讀此老所贈句知根蒂有自來矣因閱諸公跋語隨喜讃歎陳耆卿題

行狀

蕭仲實行狀

君諱仁傑字仲實其先四明人曽祖克誠客游臨海誅茅巾子山之下懐璞以死祖機繼之父浩廸功郎曠遠有塵外趣經乾道火益拓落不事事日飲亡何自命曰

吾與其蓬首治田與廬寧婆娑以待吾子焉盖謂君也
君蚤有大志欲以儒書壯門户漁獵今古窮日夜不厭
學毛鄭詩後從鄉先生李民載學易時李館於侍郎吴
公𢂽之門户屨充滿君一詣輒脱穎出吴駭且歎口矻
矻道其文其文明白造理不為枝蔓洎乎遊鄉校課試
常躐異等郡博士累累器重之領袖諸生進止不失尺
寸願摳衣者相望請問退如客得歸貧而勇於學者君
亦嘉與封殖不底於成不止以故人人争自奮龍若刮矯

揉懼弗稱貽君羞卒業成名為賢大夫士者聯翩出焉中年不得志場屋寄家政細君而自佚於書口不掛人物否臧時事可否案上爐煙一縷圖史簇簇如新竹風蕉雨顧影自答客至則講畫義理纚纚若河傾川決或漏下三鼓僮僕低迷思寢視君肩聳立無欹斜衆歎不能君處之安然歲晚悟死生嘗曰人命如槿花不腐者惟吾此心爾暇則按禮經紉深衣一襲曰此所以周吾身也尋屬疾遁豫戒棺斂旦起盥頮如常時意若有所

吐氣暴絶亟蘇命諸子遷於正寢詔之曰吾命盡謹
毋號泣亂我乃卒嘉定辛未七月朔日也享年六十七
君七歲喪母事後母逾謹每讀書一語及親則聲淚俱
下人以爲有顧景怡之風焉弟若妹雖異出相煦甚恩
必誠必莊終其身不識詼笑狎侮少負氣犖犖出肝膽
赴人急浮觴舉白瞪視八極類古所謂豪士者已乃摧
去牙角如羞如藏久之趣益平德益進行虛步獨毛髮
中繩而不覊已要名人之即之惟見其和氣津津可挹

而不知其有難干者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其君之
謂歟君之配鄭氏子秀穎秀發以其卒之明年臘月甲
申窆於太平鄉梅浦之原距祖塋可十步以行述求誌
君者卿之先友也先君子無恙時君往還吾家先君子
必語者卿曰是公言有典型汝其識之不幸而先君子
沒沒五六年乃與君為婚姻又十年君乃下世後一年
秀穎秀發且從予游於其請敢卒辭乎君教子有本末
嘗曰華而偷不若質而厚也諸子皆恂恂力學庶幾不

負君者爰摭其父事大較書以遺之俾告於立言君子

謹狀

文林郎樂清縣丞吳君行狀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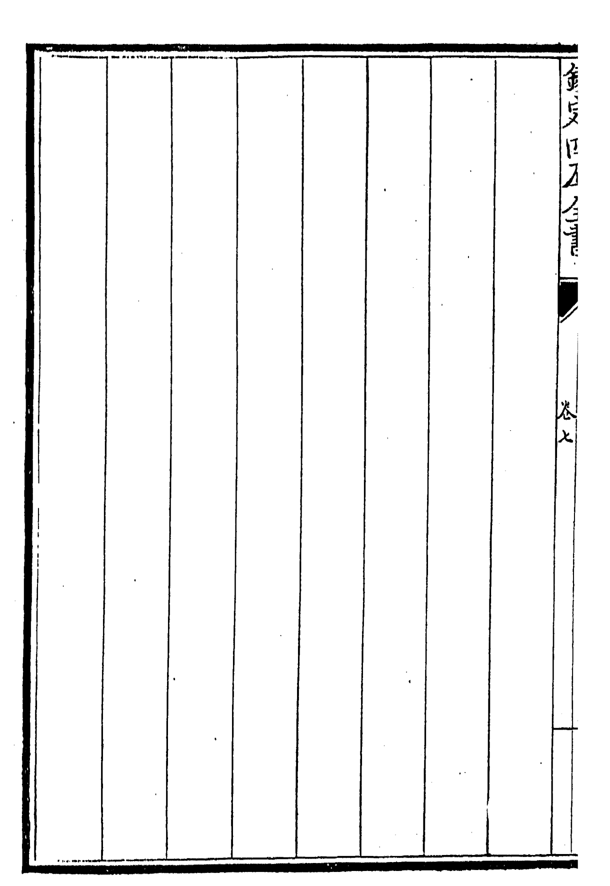
君諱貫林字元用世家常之宜興曽大父襄大父沖皆晦弗耀父開有文行刻意教子捐貲為師友費家用是貧君方少時强記而篤學閉戶一榻家人罕識其面夜誦之聲撼動四壁鄉先生沈公文見而竒之授以關鑰日涵月漬遂以文聲一鄉君家富往往寘身仕版否亦

登天府籍帝學君早薦於鄉氣鋭力强謂可蹴取科第
卒不利該免解試南宫亦不利就乙未恩科三十年間
無幾微見於顔面其過人已遠矣調廸功郎歴台明二
州戸部贍軍酒庫在明時酤令急人人自危君即同僚
訴諸郡曰公知榷酒之利未知擾民之害朝家委公守
民意不在酒也聞者謂君言過當君不以為忌守亦不
怒卒弛禁時人兩髙之轉温州樂清縣丞職素閒君談
笑有餘地郡牒移委剖决盡公縣吏有恣為姦利而狠

莠一邑者聲毒乳虎長官懦莫敢誰何君曰是可忍邪特詣郡言狀而流之百里驩呼咸謂有孟賁之勇焉蓋君才不盡施時出一二已如此終考脫簪竟歸或勸請諸朝乞休致秩服以華其老輒拒不應其家枕東湖有風月藻柳之適春夏交游子憧憧如織望君睨然坐於堂孤哦獨酌貌若無所聞不知者以為忘世而君不顧也意有所觸時發於詩閒澹舒平得晉宋風格如是者幾十年視聽步履不衰食生飲寒人曰真壽考者耶尋

得腹疾謝醫以嘉定癸亥重九日卒年八十治命不用
浮屠法娶茅氏二子宗尹宗堯二女長許嫁進士陳某
孫男女六人君之性老不廢書窮不苟祿簡交而親仁
寡言而心有尺度卒其志以行至老且死視世毀譽愠
喜如蚊虻然嗚呼賢矣君以淳熙八年官於台已而樂
其風土家焉後三年而茅氏卒葬於城東雙井之側距
所居無二里君卒次年宗尹等乃以九月庚申祔且泣
告於昌言曰台實畀鄉罕有能知父者子契且鄰而又

適官於斯不自揆顧有述焉昌言自念别君十年音塵曠絶朅來訪舊已隔死生非文字無以紓吾哀抆淚落筆抑重有愧云謹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篔窻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尹大謙

謄録貢生臣湯進泰

謄録貢生臣趙珍

貧窻集卷八

宋　陳耆卿　撰

墓誌銘

朝散郎秘書丞錢公撫墓誌銘

公吳越錢氏諱撫字子立曽祖𨷂提舉河東路常平贈太中大夫祖諷博古隱山中鄉人所謂回谿先生者也父轂游太學不第贈奉議郎錢氏自武肅王而下距太中五世太中宦西北始去錢塘寓洛更南渡去洛寓嘉

禾嘉禾之錢百年矣公生回谿尚亡恙見其眉宇聳異謂奉議曰亢吾宗者此兒乎未幾奉議亡母陳夫人誓不更嫁長泣曰妾賴天未死儻弗教吾兒死無以見吾夫也公泣曰兒儻弗受教死無以見吾父也後卒入太學登丙辰進士科調僊居縣簿尉用薦者三人陞從政郎教授饒州轉儒林郎用薦者五人改通直郎知太平縣磨勘轉奉議郎用薦者八人監登聞鼓院遷宗正寺主簿兼宗學諭尋充金國生辰使假工部尚書行勞還

轉承議郎遷樞密院編修官磨勘轉朝奉郎兼檢詳遷
秘書丞十日卒公政存大體事識先務僑居故陝公襄
所治縣祠荒遺文散逸亟白長繕治刋布之間攝事學
宮士驩趨言曰自尉來吾鄉夜開戶睡矣旦起又循循
誘我我何面目負尉饒號多士廩食薄乞增田千斛而
後教從之士驩趨益衆以其餘力攝倅事杞姦宜漏過
於正官在時常曰吾豈以久暫分勞逸者邪予之倅不
取也太平又孫公莘老所治縣崇敬际古靈縣土埇民

貧多豪右有官者之孫子尤呌呼抵突氣力張王官府無如何公鎮以果毅民訟之滯於官者常剖斷無餘官賦之滯於民者常寛假無不足也會敵兵息古汴復通好時已罷賀正使則議賀生辰因俾覘敵擇其人咸曰錢某可是以有工書之命公慷慨别妻子辟弟穪與俱陛辭上僾勞曰行萬里不易然使事有體屈則國辱且彼非曩時比卿其熟問底裏歸以所見聞告朕公拜而出泊抵北北人見公貌英偉譊曰奇士奇士就館讌酒

偽使有姓完顏者名故犯濮邸諱及是自易以避公公
問見敵調法紛紛知盟好必敗乃鈎引他故撼庇事者
庇事者具言狀且曰歲幣安在吾國將留使者而問焉
聞之乎公曰吾知奉命來聘爾他非使臣之所得聞也
即若是吾請以死對敵知公不可奪議遂寢回次都梁
敵兵踐淮甸矣對便殿言臣將命無狀幸身脫歸見日
月因言臣將為陛下畫自强之策何謂自强之策曰以
制使總萬里權當重不重則不威以邊守治一州任當

久不久則不服軍食當增倚不倚則不給士兵當廣募不募則不繼城築審其當緩急師屯審其當聚分將士惰當誅卒伍勞當賞忠義人當奬民當收凡此皆自強之策也夫自強者制人自弱者制於人不亟改圖而或以敵國盛衰為俟敵去則偃腹來則搏手非計也臣誠愚不足裨廟謨惟陛下裁察再歲兩輪對首言天下有大憂二遠憂兵近憂旱此人所自見也而口常諱言將帥言勝不言負守令言熟不言歉臣恐雷同波靡浸成壅

隔宜風示臺閫摘其尤者坐之罪又言汰邊兵以省國
費補内兵以强國勢方其時邊報正急羽書四面至公
左右樞筦辛瘁忘寢食病彊起視事遷中秘欲乞外病
遂不愈年止五十二詔賻錢百萬轉朝散郎公器宇粹
凝局量夷厚中有好惡外無慍喜接物露誠眾御下寬
瑕疵蓋用心主於仁而行事合於義家居嘗欲峙高廩
振宗黨之絶至居官苟可嘉惠百姓勇往疾馳風雨不
避也於文無所不學亦無所不工玉縝珠輝霞敷綺會

斂而綴麗而則而尤長於四六半函片簡字字雋穎使人口之不置手之不釋也其略如是娶姚氏莊氏王氏贈封皆安人子曰源女嫁進士俞梓今沿海制置建之子也公死於嘉定己卯五月二十三日源以其年十一月十日葬湖州武康縣龍塢既窆來速銘余觀治世人材其顯融有四曰操行曰器識曰政業曰文華此四者功名之券富貴之的也一有之固難衆具之尤不易矣若公者文華拙歟政業疎歟器識褊歟操行薄歟衆具

之而尤不顯𩔖吾不知其何說也蓋公之未用也人莫不以為賢其用也人莫不以為稱其不大用而死也人莫不以為不幸是宜銘銘曰扶忠信之華轂兮駕貞潔之飛艎攬清風以為衣兮襲明月而為裳髮五十而未白兮刷余羽於周行歌皇華之五闋兮屣穹廬而康莊儼閶闔之雲立兮足未蹋而身殃謂松栢之合短夭兮夫何異於春揚嗚呼天不可訊兮地不可量挹君袂而不返兮何時歸乎故鄉

黄君墓誌銘

麗水有賢令曰黄君沐之未滿歲死死滿歲其子傳奉監州詹公乂民之命自長溪來速銘君賢宜銘也能使上官思其賢經紀之振耀之愈宜銘也君字澤民唐昭宗時有校書郎名璞者著書號霧居子生詵自詵至允章三世咸有禄位五世至大中封廸功郎大中子十萬封承奉郎十萬子楫中第不覔舉以通直郎老於家君其仲子也君讀書務通大意耻為章句師既冠薦第三

明年奏名調義烏尉邑多土豪與鼠輩相出沒見君尚少年薄易之君與其屬約曰必勦是吾始責汝賊有鐵彈子者負險格敵君躬擣其穴縛以歸自是義烏不苦盜州歲歛擾君數視君語其輔行者曰吾敢忤太守邪然不忤太守則忤民矣民不可忤也幕府疑其釣名君爭之卒減賦十六七常平使者又擾君賑濟已而出不意行部見在在積粟不類歛歲深駭異之故事尉巡行必使里正饋食每觴客胥卒供頓費旋以追逮文移賠

酬其直君謂此假手受賕寧餓死不敢太守聞為增俸去之日不持一錢以歸尋令上杭嚴吏而寛民緩財而不留獄雖休澣若暮夜亦許投牒即理未可責育莫奪也大家鄭其姓者持邑事短長連醫數令君疏之郡論如律縣至鬻鹽運丁稍失期則上供負殿君通融有術課倍登改秩知麗水大較如上杭胥吏弄財賦不問輸未輸混為一籍賄至籍立改以上户産移下户下户寃不堪命君蒐獼見底裏重寘吏於法賦始平方將脉縷

源流爬梳隱賾立程式以惠來者意懇懇特甚予嘗行其野民誦君一舌泊入謁見君竟日据案問有暇乎曰無能强飯乎曰不能也嗚呼予因疑君甚矣視其貌則魁而肢竟不數月死矣家人問所欲言曰善教吾子乃瞑年四十四娶徽州判官楊及申女子長傳次觀子每慨才與志人所難也而兼之者尤難兼之而發早者倍難也如君兼之而發且早矣矢激石裂雲飛川達可以至而不至命邪發之早者固不若晚而成邪然則彼有

無才與志而洪汩以壽偃蹇以貴名謂之成而實則非也君兄名清之少相磨以學凡同學諸老生咸謂君久且大君仕竟夭兄未官扶通直哭失聲無幾何通直亦死家事惟清之凡子所掇拾以銘君者清之筆也詹公拊傅首曰汝無父有伯父爾其事伯父如父嗚呼世有上官之賢憫其寮之死而眷眷其家若此哉君死以嘉定十二年三月某日葬以其次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

銘曰鷟停鶴矯森羽翰跬視層雲莽無邊逆風吹汝縶

弗騫豈獨汝泣人共憐自古有死誰百年壽跖不博夭回賢嗟哉澤民卧幽阡光氣不沒球藏淵

童府君墓誌銘

去台城可四十里其地曰七孺丘谷逶迤民土著而重犯中有隱君子焉童姓而棐名以德行表其鄉足不識官府雪顛渥頰得其正以歿蓋予祖妣之愛弟也祖妣之歸陳氏不二年而哭其雙親歲時往來惟君最昵嘗指以語吾先君曰我在其園藥者惟弟我亡汝善事之

予總角聞此語今三十年矣祖妣既謝先君亦棄其孤君巋然獨存予感昔輙泣涕嗟乎君又死且葬矣尚忍執筆學為此銘哉君之曽祖曰有方生亥亥生百材嘗名其堂曰琢玉羅明師聚子姪而誨之君沉酣其間思有以自拔既試歸不售浩然得罷徳公之趣栽花蒔竹水流其門客至棋酒徜徉竟日忘去閭謂所親曰吾得㚖味相如足矣利交能幾何以故凡弟議析財有遜無校里以緩急告解衣推食盡㰛凶年計當食之粟而儲

之餘卒以貸曰吾非獨飽者也蓋君性沉厚語呐呐不出口而所趨廼爾信所謂質直而好義者邪夫人陳氏太和丞綰之女兄齊眉倡隨之死弗忒君之善得行於鄉者夫人之助為多夫人卒於慶元五年六月壬申年七十六後十四年當嘉定四年七月戊午君卒年八十二六年十一月丙申合葬南溪子曰偉曰仰壻曰陳偲孫男女六人君之長子孝友而知學勇修其父之業而潤澤過人歲在甲子試於州歸而屬疾以重九日不起

時君尚無恙衆環泣曰天不使人種德邪如君之用力之勤幸見此子而不幸哭此子也偉之葬且同日仰邱其猶子負土甚哀聞者尤哀之銘曰厥初生民其道如砥迨德下衰營營以死吁嗟若人澹弗干名有濯其蘭過者曰馨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豈偶然邪胡為乎兹

程伯修墓誌銘

程姓起周司馬喬伯至本朝盖大自河南先生以道倡支派星析有家遂寧之長舉者伯修其一也伯修之曽

祖曰極卒官承奉郎承奉生綿州司户潛司户生處士
仲任伯修諱立誠處士之中子七歲能詩比壯遇李若
無於眉山棄其學而學焉若無隱者也居有頃親朋誚
讓謂伯修年盛有母不能娛斗禄非孝伯修惕然起試
於有司九歲凡三薦文聲涌出將屢試喪母泣毀喪明
服除再入眉山辭其所往來者曰昔之出以為親也親
亡吾從此逝矣獨喜蓄善藥手自櫛爬赴人急不避寒
暑深山窮谷望如盧扁再生即意所可雖樵夫與抗禮

即不可雖貴戚戒門以絶或曰伯修喬亢人也或曰伯修遯世而不障物卷道弗售泄其土苴於醫惡茍合爾伯修既無求於俗俗亦罕知伯修及病且革更作歌怡然而逝年八十三矣嘉定七年十二月丙子葬雲巖是歲之夏其族弟叔光會京師道其顛末惟悉且請銘夫余固亦哭其母者不能如伯修之高蹈日索長安米可愧也哉銘曰出也匪舒遯也匪拘維君維親同乎厥初雲巖之雲或暵或雨之人已矣令聞不死

蔣知縣夫人墓誌銘

故知象山縣蔣公䳘之夫人郭氏台臨海鉅姓父諱筠母趙以濮安懿王孫之女法得任其夫終修武郎夫人生紈繻中淑莊罕袨飾修武曰吾不能隨族黨湛浮歸富人必以子名士家其蔣攷叔乎或謝曰貧修武曰攷叔其長貧者邪卒子象山攷叔象山字也象山胷有萬卷書頡頏今古語脫口膾炙傾一州當世賢公卿競禮下之豈特為名士自辛巳授室癸未入太學己丑登進

士科已而仕于婺于明夫人與之俱齧苦吞辛無絲粟見顔色象山自喜晚得婦既滿還里舍病作數月卒先是仲子死一年矣長子後兩月亦死夫人忍淚自力如象山在時既而館壻于庭教孫于塾詔之曰梱以外惟女主之未亡人風露無多彊活爾自是坐不改搨行不跨戶不詈不朴不笑語而事事繩墨如手自爬搔然蓋外沖夷中髙明雖油然可親亦隱然不可侮非若世上女子嚴則鷙暴寛則魚潰也是之謂正性常德襲休祥

而胚壽攸之道豈偶然者哉嘉定十一年九月十七日
微疾卒年八十四子曰復曰永壻沈拱趙師蹈師蹈監
績溪縣稅偕其室亡矣孫武仲曽孫森嚞轟女二人夫
人之孫余之姑之夫也衰且絰將以十三年十一月初
十日祔于大田告之曰夫人一生莫重于道德而千金
為輕莫貴于仁義而三事為賤士之所自厚在此不在
彼也烏得以一命服之有無而長短夫人哉然則彼有
鸞書雲疊象服星爛俗駭而羡之者其於夫人賢不肖

何如也銘曰簷鵲兮朝朝梁鷰兮宵宵乃如之人兮誰與逍遥氷為佩兮雪為鑣盡我日月兮淒其回飈從夫子於下地兮山愁水號

祝夫人壙誌（代季父）

君祝姓台之臨海人曾祖寧祖穎父興宗皆婆娑丘園無顯者君在童年以柔靖愛于父母入于門不逮事舅獨喜有姑在蚤莫迎順不以一髮傷其懷衆謂陳氏有婦矣予家故貧惟以詩書自命君臭味實協唱隨無間

言性仁且怡不爲窘聲躁也閫內事咸有條理此族姻

親見也後歲疾容於脾醫不治轉劇蒼顏白髮見于戚

年辛以是困且死死之日爲嘉定已巳二月庚午子良

卿成卿壽卿女長適蔡端本次字包輝未行予聞生而

多艱者必壽此乘除法也于予室獨不然哀哉予日溥

西山婚嫁事如道之積念君在時雖十日九病猶能商

確焉今亡尚疇依乎此又予所自哀者也陳氏世葬縣

之義城鄉戲龍山山之南可以附卜乃以十二月庚申

舉其柩藏焉辛酉巽水覆土植松妯娌若魚貫然而距郡城可十里嗚呼泉可移石可隳後千年有人尚克念之頳川陳某誌

祭文

祭商義仲郎中文

嗚呼夭壽死生得失窮通不繫巧愚繫其所逢貴榮賤枯崇泰黜否細人之私君子反是君之筆舌一瀉三江古木倒影中涵宫商文字之宫鳳池鑾殿君不翺翔秪

落州縣廼其政事有介有通有雨有暘有雷有風晚鎮于西趣尚平易收斂鋒鋩率真袪偽而或謂君違俗背時不能俯仰揚波歠醨其進也徐其退也亟衆妬蛾眉變亂白黑歸卧於室見者慮焉誰知其病芽蘖有年蹇吃語言趑趄步履使其未瘳猶愈於死人不可恃所恃者天天復摳之何辜而然嗟世之愚顛迷昏晝簡默為險剛方為傲猶有公論如日照衢浮雲去來不礙太虚頗聞去思聲滿檇李彼蚩者氓亦有臧否風恬浪靜豈

無還期櫝此一棺已而已而鄴侯之籤于雲之宅清夜如氷其人何若三商不作令夫典刑吾鄉之思匪徒友朋

祭祝縣尉文

嗚呼君官于南我家于北未及握手論心已熟六月徂暑訪我貧膍劇談過午清風一牀我亦疑君老態先白扶出户限幾不能屐君曰自愛秋當復來時我解組一笑歸哉旦旦望君而君不至問何以然曰既長逝嗚呼

聚散離合如機之旋以正而終一息百年我不悲君憐其有母霜雪九旬而更哭子迢迢故鄉君魂疇依寄聲江水恨不奮飛

代叔祭蔡某仲夫婦文

哀哉某仲竟止此耶人孰不死子何酷耶子以孑然遺孤尸一門嗣續之寄家之興亡惟子是視而幼克自立以至於成人既勞厥生且勉於學可以為子矣吾女歸子樂其臭味之相茹也盖與子共苦食淡者七年而不

敢怨可以為婦矣是豈獨汝家之幸亦我家之幸也吾女歸告我曰我不能終事厥毋願有以事父自是而後凡吾家微末之事惟吾女之問子亦朝暮往來一盃相屬好洽如家人也嗚呼吾今六十有四矣齒髮揺白來日幾何兒女之託亦惟子夫婦之望何辜於天乃使其相繼以没地也同時屬疾吾以為常事耳越數日而弗瘳又數日而浸劇子卒以是死而吾女則生吾意其猶足以拊子之嬰兒而俟其長也不十日又以訃聞人邪

天邪嗟子夫婦受難受之艱辛而得所不當得之凶禍

游魂悽悽今也何在其升騰飄忽而歸於天乎其汍寥

澌盡而流為泉乎其與化俱徃而入於無有乎其怨憤

凝結而猶在世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所最痛者煢煢稚

子娟娟弱女生事滿前誰為之主在生無伸眉之日死

未有歸骨之所此雖行道之人猶為齎咨而況於內外

姻黨之間哉吾自哭汝以來生意幾落兀兀飲食常如

醉夢旣為汝悲亦以自傷其不幸而壯者其難保若此

哀墜者可望其長久邪一慟之餘雲悽月惻言不能文姑叙以臆嗚呼哀哉

五世祖墓祭文

維江南鍾崗阜之秀陳之先域實根幹焉往歲鄰孽宣驕水齧其趾爐香之奠十步九跌者屢矣是子孫之罪也一二年來始克披竹斬雚稍還隴隧五世之嗣亦得以天子命服拜焉夫科名禄仕非以賁其先也仁義道德所以壽其後也如鏡印形如谷答聲其緜聯接續勢

之常爾而豈有他哉百年之間冥漠久矣而神靈固不昧也百年之後松楸茂欝毋或不淑為山靈之辱

祭先妣文

維嘉定三年歲次庚午五月戊子朔十有八日乙巳著卿謹以家饌致于亡母孺人姚氏之靈嗚呼吾母其真死邪盖棺七日無容無聲吾母其真死矣吾家世儒薄生理毋歸田無三十畝老屋數間不任風雨吾母一力經紀之左手嬰孩右手績織下至米鹽靡密之事亦羣

頓忘食葢吾先人性躭書口不道家有無其所以至今僅給則寔惟母力姻黨盡能言之也丁巳秋先人即世母寡居於時女兄年已及笄長妹亦鬖鬖次則病瘠其季猶少也藐然一子則又病瀕於死過者見之知其百無以堪吾母含淚摩娑卒得活我且漸謀婚嫁事中閒多故又有莫之勝說者吾母雅無病若自是亦抱氣疾二年而不平人曰男女債未償而然母亦曰誠然也經之營之亦盡出母心力其後二壻拜於堂上婦亦入門

人謂可以漸閑然勞猶昔也嗚呼吾尚忍言之耶自惟不孝無以榮其親然有區區烏鳥之情不能忘去私謂生苟不違儻得與母蔬飯而嬉少酬其平昔之勞則志願畢矣雖母之所以自期者亦然也嗚呼吾母孰謂其至是耶天不佑善耶豈造物者以予不孝而降此毒戾耶抑母所以役其神者過而脆弱之質自不能久於世耶繼自今吾疇依耶家道誰治耶手澤滿前種種皆血吾亦何以生為耶未病之四旬得孫津津甚喜中夜隆

寒起視之至再三焉告母少休勿聽也嗚呼繼自今孫
雖啼號吾母其聞之邪惟我母子相與為命三十有一
年子不敢一日捨母而遠遊母不肯一日不見子而食
母病八月吾八月在牀亦謂母勿藥而康庸詎知晨出
暮歸則母已不能語也邪嗚呼痛哉未病時意嘗不滿
間或指瘠者曰汝有分則先我死也或又指其季曰吾
安得亟嫁汝也或謂母年未六十何介介若此由今觀
之似若知其死而然嗚呼痛哉深惟此責母在在母母

死在子誓當捐字裝遣如母未瞑目之時母可無憾其所以為母憾者有終身之勞而無一息之樂治家有竒男子之所不能而不及享庸婦之壽如永夜入荆棘遲天明而坦途則車軸折矣此眘卿之所以究天呌地欲與母俱死而未可也決九河不足以為吾之淚汗千竹不足以書吾之恨哀哀我母今安適矣皇天后土忍於是矣藉使不死無見母之日矣一酹而號肝腸縷絶嗚呼痛哉

祭妹文

嗚呼兄弟之愛如四體之於身爾其死矣吾何愛其生先子早世兄弟孤惸爾年最幼尤鍾愛於母兄棲遲窮居十有餘年惡衣糲食同茹艱辛兄既得仕爾德修明學禮與詩習以蘩蘋後又十年爾乃從人事夫承嘉琴瑟鏘鳴生雖孔艱克配賢仁孰謂不遐福祉臻臻聞爾訃音哀不勝情哭不憑棺不見容聲酹酒以文尚感精神死生永訣長想無因嗚呼哀哉

篔窻集卷九

宋 陳耆卿 撰

祝文

代台州祈年祝文

寶歷方新喜兆和於青皡銅符惟舊願徼福於黎元即人日以精祈覿靈穹之貽格伏念臣字民有志報政亡庸凌兢鼠技之窮頂踵鴻私之覆年書大有游收穲稏之勲月肇嘉平屢見繽紛之瑞川后欲波而隨止祝融

幾熇以旋收積逭吏愆疇非帝力顧彊弩之將末凜深淵而不遑雖飭躬靡間於去來然厚下盡圖於終始遥瞻紫極僭列丹悰伏願淵鑒下臨真心廣佑全家飽暖豈徒私荷於恩慈闔境安寧或者公依於坱圠身雖歸止心曷忘之

社稷神祝文

縣令八品官爾有社稷焉讀詩至載芟則知祈年古矣祈之春固將報之秋也青陽氤氲千耦如雲神其主之

食我農人

雷師祝文

孰鼓大造隱隱硡硡我陽聿宣抽芽振萌百里之封於焉取則恐懼修省何敢不力嘉牲旨酒食且飲之歲大叶和愉愉熙熙

風師祝文

妙矣一元神橐籥之衆矣萬竅神簫勺之其象維何巽以申之其應維何亶云時之我為我民餳之俎之神其

格思永言保之

代諸廟祈雨祝文

嗟嗟百穀命懸於雨或謂其初猶有後慮而况今日穡事方起夫豈旱時驕陽一炬已針之苗如子奪乳待布之秧如老處女胚胎未成才蘖未舉有秋之望今在何許惟神靈長血食茲土豈有民勞神獨容與宜矜宜哀為之宗主駕風鞭霆一洗原膴其子既飽敢忘厥父誓與邦人答神之祜

代諸廟祈雨祝文

臨海之田高而埆十日不雨則以旱告其來舊矣某竊冬假守中春劭農晝飧夜寢惟田之為憂有苗勃興望雨滋灌天畜厥施農人鶴立其何以占歲事我用是懼欵謁明神神之廟食於此方憂猶某也其霈甘澤以活此土吏責得寬神祀不匱夫豈獨吾民之賜

代諸廟謝雨祝文

維五月甲戌某以邦域之旱請命于神神賜之雨苗浡

然其興矣迄兹夏季恩畨不繼吏實恐懼卜以今日再
禱祠庭酒肴未共惠澤先霈豈以吏之秕政敢如取擕
神實念民故其速有如此者既謝其始復祈其終繼自
今時其雨暘毋使吏之名瀆于聽聞

代靈康謝雨祝文

王以威德靈異户牖一邦凡祈禱禜禬之事於王必焉
歳將秋矣而屢以旱聞非王尚誰望者涓日泝江蓋將
請事環瞻四野忽已滿盈夫神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

時厥飲食豈待號呼故其身未及前而神已先接是非偶然之故也然仁以不倦為功事以克終為難神其有以惠顧之常如今日維吏與民不敢忘賜

大比靈康祝文

神為此方靈祠之冠言神之靈者但曰去菑保歳而弗思其大者焉夫士短長在已尺度在有司而利達之衆且寡亦足以為神之榮媿神既廟於多士之邦矣而不為多士謀無是理也尚惟左之右之俾人人奮張而不

虛其多士之號神之靈於是為大其賢於去畱保歲也遠矣

鎮安祝文

歲大比諸生奉酒醴告于廟祀曰乞靈也夫人保於城城依於神故雖境内毫髮之務惟神之為聽況於賔興多士事大體重者哉夫田可力耕而歲之豐儉不能自必必之者神爾願言陰相俾獲見功名之秋庶幾不負畱畬且償厥志敢不夙夜思所以答神之賜

代澤民廟生日祝文

惟王之德郛郭千里惟王之食牲牢千祀百爾祈禬如鼓應桴神電繞樞來者塞途吏實亡庸隨喜歸敬有敎斯馨為民請命自今陰隲不禱而孚永俾有依血食不孤

城隍加封祝文

神之為靈昭昭也盜賊神驅之水旱疾疫神吏之影響十同牲幣旁午亦已屢聞于朝而班公侯之貴矣今王

爵疏封是為極典人皆以為神榮守獨不然夫施厚者報必遐人之報神至矣抑所以為人報者宜如何哉繼自今疾疫水旱盜賊之事叓而驅之不懈益虔則為不負斯人且不負國然則榮神者所以憂勞神也惟神其鑒之

代祈雪祝文

黄雲覆野尚虧大有之年皓雪停空未應嘉平之月敬列寸丹之懇冐祈三白之祥伏願大道垂慈真心從欲

乘層雲之四合紛剪水之交飛嘘呵一彈指之間增華瓊闕慰滿諸有情之衆兆瑞金穰

謝雪祝文

六出愆時預虞災盩三熏卜日冒控懇祈香霧朝隮凍雲暮合側聽連宵之集霰幻成平旦之飛鹽曾謂愚忱獲通聖造不但来年之呈瑞預占多稼之肇豐稽首知恩銘心歸敬更祈惠澤曲軫困窮臘瑞繽紛幸陽驕之已滌清暉澄宴庶陰沴之掃空坐俾耄倪同深悅懌

代謝晴祝文

千里瀰漫罔測蛟龍之怒萬家彝迸幾為魚鼈之隣如疾痛疴癢之在身瀝心腹腎腸而請命為民拔難賴佛興悲雖濯熱者未免噬臍而瀕危者旋欣托足挽回赫日掃盡油雲自非曲假於護持將恐倍勞於爬櫛投誠以謝歸德敢忘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誠傷心於已往介我稷黍穀我士女猶妄意於方來倘遂小心終依大覺

代台州祈晴祝文

八月之間而旱初懷焦槁之憂三日以往為霖旋軫漂揺之慮民之棘矣天維顯思伏念臣德昧感通職叨拊字郡不斗大介於長江雨若盆傾莽然一壑上棟下宇西陌東阡皇皇萍梗之轉移在在黍禾之滅没頻年積潦顧豈全無今日洪疇僉云大槩遠邇莫知其赴愬公私交集於號呼亟欵真游虔修菲供伏願屏翳收陰翔陽迈照吏如不德蕤魚腹以何辭民則非辜矢蟻忱而有請

代詣大中寺再祈晴祝文

寅賓暘谷凡兩拜於佛慈水出平原迄三伸於吏惆禾疇遠邇編户東西犇衝已負於力耕遷徙相望而如織浸淫不已昏墊奈何蠲心三寶之前請命十同之衆伏願慧光照耀覺力護持海若回瀾無復百川之汎溢雲師清陸亟還九土之清明休廹投誠凌兢望賜

又謝晴祝文

愁霖冒野孰回川后之瀾杲日騰空訖正炎官之候敢

謂愚誠之上達遠蒙聰聽之下移天無一塵轉清於溽田有百穀似醉而醒偉用力之何神顧歸心之敢後害粢盛而作淫雨已消魯史之災多稌黍而歌豐年倚輯周詩之慶

銘

時齋銘

銖根寸莖中涵天機或遲而茂或蚤而萎方其未苞千畧莫汲及其既蕚萬户莫蟄寧為故柏毋為新蕘委順

知化溶溶太虚

贊

賔鵬自贊

以為似我我不欣以為非我我不嗔以為竆我我不屈以為達我我不伸我鬢我眉我冠我巾惟寄於天地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是之謂神若然者不可得而見亦不可得而聞

貧窓集卷十

宋 陳耆卿 撰

五言古詩

閑居雜興六首

萬化逐流水一往不復回昨日欄中花今晨安在哉焚香心如氷未受寒暑催牕花以片言自落還自開稷契不明經伊傅不決科方冊鐫勲名千古光不磨百年等一死自立須嗟峩啾啾候蟲鳴辛苦如之何

墻西幾貧富我昔手所種年来飽風露錦綳紛錯綜種善如種竹此語合擎誦眇然方寸間仁不可勝用我不學楚人滋蘭以自馥亦未羨東陵種瓜以混俗富貴自有時貧賤寧可欲達則濟四海窮則獨善足狂飈捲春去永日送夏來天地一劇戲後人如嬰孩借使長青春人生能幾回仰羨松心堅雪裏常崔嵬爐烟上踈櫺閉戶白日静堯舜亦人耳萬善吾所性紙上空支離言外獨煒映一笑千載寛此樂無終竟

以新凉入郊墟為韻簡葉孟我文

日月不相貸四序如昏晨話秋即秋隨化工一何神今年既悲秋明年復懷春人心有去来天道無故新

警夜聽鳴蛩晤午聞啼螿不知誰使令萬態俱悠揚宋玉辯已非歐陽賦何忙正念有氷壺日日如此凉

世事如車輪可旋不可執得者未須歌失者何勞泣我觀人心躁甚如西風急役役幾時休山林可深入

平生一飽足大宴非珍肴秋月拓綺羅秋風奏笙匏問

此有何樂無樂樂樂乃高琴書足匡坐千旌謝在郊

蕭散不耐事常甘賓容疎不見葉夫子我心却躊躇願

勿寒前盟相從帶經鋤羲黄未埃塵周孔不丘墟

種菊

手種黄金花摩挱待其成朝来風雨過萬彙秋聆竮起

問花知不獨立常亭亭嘗於清霜下退然得此生南山

與東籬我亦學淵明久落塵網中問花花不譍

和芥庵韻

孟軻談一本孔子號無我聖賢超警趣不作流俗隨故能貫堪輿中立而不頗黄冠宗無為衲子只打坐言若高峭甚又與聖賢左須於真實處大海穩扶柁須於疑似間曲户牢着鎖世道震遂泥人心履俱跛競作變憐蛭徒勞螟祝蠃芥庵之心鏡淵珠光徹顯常時足歡娛此日類坎軻乃能貞其𩕳不為名利朶敲棋聲落枰哦詩氣摧堞此外澹一視泰山如草𦯀未妨師孔孟匪涉佛老惰汩余抱狐戇匪惟槷庯瑣涉世雖云濶詣理猶

未安正性水下月邪𤇴風中火因予當自強朝聞夕死可

夷齊咏

商道昔波蕩周王綱九圜二子如冥鴻翩然獨高飛周粟固可耻薇亦周之薇云胡扶孤憤了不悟衆誹天地有正氣日月無斜暉惜哉權一字謬誤無已時武德紂之虐賢者誠知之為欲扶此教之死不願違吁嗟臣道薄千載常凄其欲上西山望草際露未晞

七言古詩

種麥按全芳備祖題作艱食行

新穀未升陳穀罄甯人托麥以為命今年種麥如去年去年滿屋今空田吁嗟皇天毋乃戾去年浙右當死歲湘中死寇淮死兵留得東州僅旅綴只今艱食遽如斯豈是造化有乘除我無一語活四海對之泣下徒霑裾催租官吏如束濕里正打門急復急眼中安得豳風圖繪出麥田蓑與笠按全芳備祖作安得君眼如月長炤破田家蓑與笠

題湯正仲墨梅

閒庵筆底回三春平生愛為梅寫真只今龍鍾已八十雙瞳挾電揺青旻芒鞋轍跡半天下學語兒曹讀君畫孤根踞鐵幾經年轉作平梢月倒掛我家破屋同蝸牛素壁懸來春復秋試携縑練覓天巧門外觀者何其稠真花著雪苔枝醜君為描摸㢠添瘦朝開暮落春不留豈若墨本堪不朽臨風静玩意趣長何當爛熳揮滿床孤山老人醉中見便欲信手賦暗香

五言律詩

東郊

要拓郊原眼短笻扶我東秧寒針怯水麥熟浪酣風古寺荒烟外狐禽落照中得醪孏獨醉猶及灌園翁

夢林雪巢

感舊空黄葉經時又綠苔未應天上去猶觧夢中來雪亦本幻爾巢今安在哉淋浪詩萬軸花鳥自驚猜

過龍潭澳

久澗松楸信因為龍湫來四山黄戀葉一水緑澄沓地曠樵聲出天寒鴈影回無人且無酒清坐興悠哉

磨鏡

蠹蝕寧堪久挂揩長恨遲浮雲手底盡明月眼中移鑑垢渾能治心塵不解醫休云磨者賤此是主人師

七言律詩

春日書懷

閒来情思浩無涯徙倚東窓日未斜乍雨乍晴鶯喚柳

不寒不暖蝶穿花讀書有味慵拖杖覓句新成自煮茶
未必貴遊知此趣秉除合付野人家

送葉子春赴官慈溪

眼邊英氣鬱嵳峩甫及同堂柰别何正以簿書觀道力
且於言動卜天和聖門克己勤登岸後學禔身感逝波
三載歸来話新茁梅花仍向臘前多

和清臣病後韻

契濶乏眉兩月中往尋一笑思春融知君近日能尋樂

款我昨宵多發蒙快得聯詩到侯喜何當載酒過揚雄
交情須作霜松老莫學翩翩桃李風

九日阻雨晚晴二首

秋氣重陽故故深臨欄極目一披襟紫萸黃菊常年事
冷雨凄風此日心節物將迎人易老塵埃追逐我難任
笑驅萬慮歸何有獨自低頭課楚吟
年年此日競躋攀今日柴門雨遣關不見白衣人送酒
難偕烏帽客登山鴉聲不斷遥天暮鳥影爭迴落照間

未識明年誰健在逢時只合暫開顔

壽章參政

聲名早已聳人寰手握樞機鬢未斑嘉會宛如魚在水
遠猷直放馬歸山風生帷幄深沉處春在邊陲廣莫間
聞説吴兒眠正熟月明夜户不曾關

與二三友遊天慶觀

適興相攜步脱涼琳宫因得縱徜徉月搠楊柳畫頭影
風擢芙蓉鬧處香縱論從来難得友清遊似此喜逢揚

石欄坐久笑分袂無酒渾疑在醉鄉

挽陳知縣

為訊華亭鶴唳無琴聲斷處客悲涙日邊消息花爭鬧露下光陰柳變踈未嘆子雲新第宅最憐定國舊門閭風簷讀罷閒居賦向後何人奉板輿

挽王吉父知縣

不把升沉掛舌端排空劍氣逼人寒竟鋤卉服功良易及試花封事轉難病骨欲從閑裏過長身仍作夢中看

醒庵文獻知多少一子雍容尚耐官

代挽何知縣二首

一第聲名動冕旒淵源家學自梁丘誰知雨化青衿日

最解風馳紫塞秋幕府石洪嗟不作河陽潘岳竟成休

鴈行無復雲邉訊愁絶萱堂正白頭

才非似舅辱心知露豁襟期喜溢眉縣組秦淮久依託

賔筵建鄴又追随開君馴雉未多日泊我分魚已後時

徒對絃歌誦遺愛西風涕淚强裁詩

七言絶句

讀商君傳二首

荆公詩云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謂鞅非誠信者慮民不服設徙木事以劫之真詐偽之尤耳欲政必行自是一病古人之治正其本而已行不行非所計也荆公以新法自負不恤人言患正堕此故余詩反之

大信之信本不約至誠之誠乃如神欲識唐虞感通處
泊然無物自相親

計事應須遠作程快心多釀後災成逌來闕下無人舍
正為商君法太行

詠史

沛公家業本無能休責渠曹不治生看取帝王他日事
方知俗眼未分明

赤族誠非漢道洪違時貫禍亦緣公最憐老却從陳豨

不道先曾鬭蒯通

代和陳郎中丹桂三首

千古陵陽芳桂叢凌風擎出蘂珠宮渥丹自是天然質不學桃花點注紅

春蘭娩死菊羞黄世上龍涎不敢香獨有含香人晩步擕笻一笑倚斜陽

露沐烟梳冉冉時朗然新月似蛾眉傍人盡向天邊覔不信蟾宮在樹枝

和黄臨海詠雪

剪水紛紛撲面来須臾灑滿舊瓊臺今年不用箋丹極聞說金穰百室開

詞

柳初新 咏柳

東郊向晓星杓亞報帝里春来也柳擡烟眼花匀露臉漸覺緑嬌紅姹粧點層臺芳榭運神功丹青無價 別有尧階試罷新郎君成行如畫杏園風細桃花浪暖竟

喜羽遷鱗化遍九陌相將遊冶驟香塵寶鞍驕馬

三臺令 咏芙蓉

魚濴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月色赭黄相似不着紅鸞扇遮 池北池南水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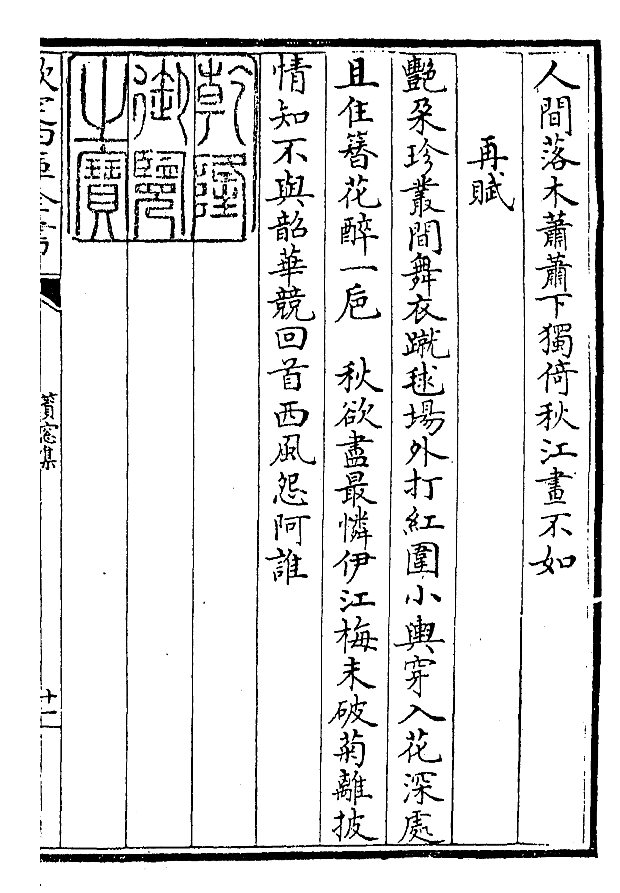
鷓鴣天 南教塲賞芙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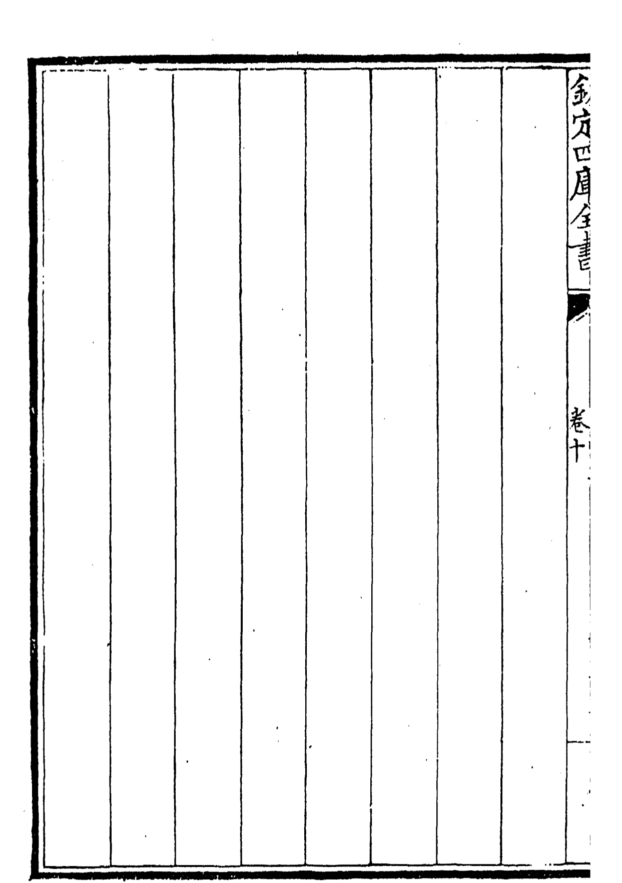
莫惜花前泥酒壺沙塲千步錦平鋪將軍閒試臨邊手按出吴宫小陣圖 清露裏曉霜餘嬌紅淡白更憐渠

人間落木蕭蕭下獨倚秋江畫不如

再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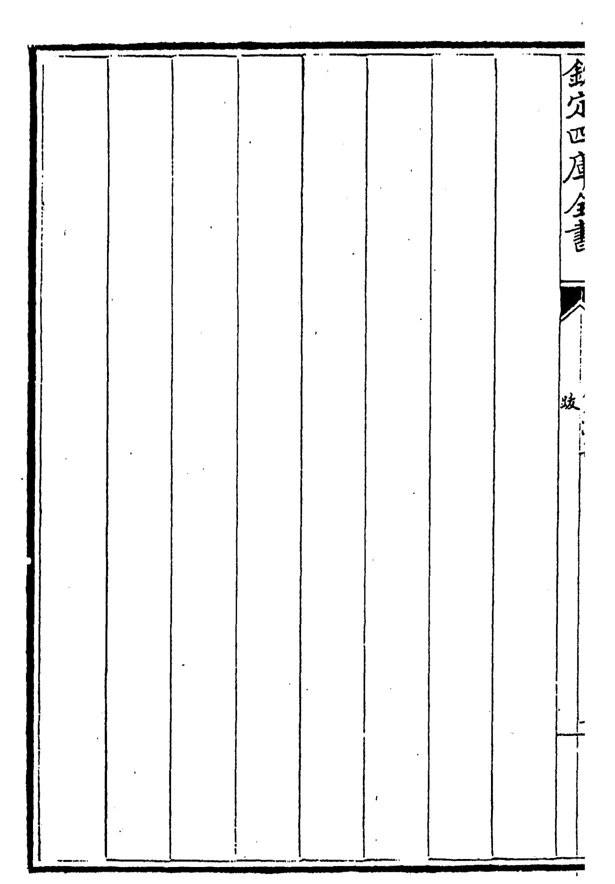
艷朶珍叢間舞衣蹴毬場外打紅圍小輿穿入花深處且住簪花醉一卮　秋欲盡最憐伊江梅未破菊離披情知不與韶華競回首西風怨阿誰





跋

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張之以氣束之以法質窓先生探周程之旨趣貫歐曾之脉絡非徒工於文者也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以啟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乃屬海陵謝令範館鋟初集三十卷盖先生四十歲以前之作也雄奇勁正已如此後此者為續集理研之而益精氣培之而益厚法操之而益嚴惜未及并鋟之尚俟他日云淳祐癸卯上元日荆溪吴子良謹題


欽定四庫全書
跋